



孟祥民

他坚守自己的价值观，是“环保硬汉”

他用生命守护碧水蓝天

他是淄博市环保局淄川分局环境监察大队监察一科原科长孟祥民

张洪兴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孟祥民

他坚守自己的价值观，是“环保硬汉”

他用生命守护碧水蓝天

他是淄博市环保局淄川分局环境监察大队监察一科原科长孟祥民

张洪兴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孟祥民/张洪兴著. —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
2013. 12

ISBN 978 - 7 - 5329 - 4370 - 8

I. ①孟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67584 号

孟祥民

张洪兴 著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 编 250002
网 址 www.sdwyppress.com

读者服务 0531 - 82098776(总编室)
0531 - 82098775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7
字 数 238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29 - 4370 - 8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

早上，孟祥民骑着自行车到区环保局报到，老远看到黑压压的一片人，堵在了区政府的大门口。他下了车，推着自行车走到大门口旁，看到几个农民在大门口拉起一条横幅：还我莲花河清水，赔我玉米！

一个穿制服模样的公安拿着喇叭在那里呼喊：“请大家静一静，静一静，选出五名代表，五名代表，去信访室，信访室！”

上访的农民把大门堵了起来，汽车是出不来进不去了，但旁边还有一个小门可以进出，孟祥民推着自行车走进小门。上访的人很多，他不断地摇着自行车的铃铛：“让一让，让一让！”他又是摇铃铛又是喊着，往里挤。突然，他的前车轮子不小心一下子捅到一个男人的双腿之间，把那男人弄了一个趔趄。“你干什么你，没长眼？”那人说。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车轮子是环保的，环保的！”孟祥民急坏了，一时不知说啥好，蒙出了几句。

“什么？车轮子是环保的，环保的，放屁，你这车轮子是地瓜干做的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，我昨天换车胎时，师傅说是环保材料做的！”

“啊，你那轮子就是环保的，你也不能撞俺的腚沟呀，是吧？”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这时，孟祥民抬眼直着看对方，“呀，这不是郭营吗？”

“呀，孟祥民，孟祥民，祥民，怎么是你！”

“走，借一边说话！”孟祥民推着自行车，拉着郭营来到了传达室一边，“郭营，老战友，你也在这里上访？”

“嗨，老战友，你不知道，我们村边那莲花河的水黑了，我们种的玉米一片片地死了，不上访咋活呀？”

“咋回事？”

“嗨，你不知道，原来镇上那个塑料厂，眼看就不行了，孟小东那小子包了过来，鼓捣鼓捣起死回生了。可是，他把村里的水污染了。我们找过镇上好多次，就是解决不了，村民们都急眼了，非要个说法啊！”

“那也不能堵政府大门呀！”

“不堵大门就解决不了，你堵了大门，他们才重视，重视了才能解决呀！你没听人家说吗，叫什么大上访大解决，小上访小解决，不上访不解决！”郭营说着，打量了一下孟祥民，“你这是来政府干啥呀？”

“上班，我分配到区环保局工作了。”

“是吗，这么大的事你咋不吱一声啊！”

“今天是第一天，还没报到呢！”

“那太好了，转业到了区环保局，好啊，祥民，敢情我们的事儿有救了！”

“老战友，你们不能这样闹，这是违反规定的！”孟祥民看看那黑压压一片上访的人，又看看郭营说：“你劝劝他们回去吧，你要相信政府，相信环保局，河水污染的事儿政府会解决的！”

“不行，我们好不容易来了，不给我们个说法，我们不走，政府啥时候给说法了我们才回去！”

“好了，郭营，你劝劝他们，别闹了！”孟祥民拍着郭营的肩膀，“我先去报到，咱们一会儿见。”

孟祥民说着，“吧嗒”一声点下自行车，拿着一个档案袋进了办公楼。

郭营看着孟祥民进了办公楼，坐在传达室一旁的一个石凳上，点上一

支烟，刚抽了几口，一个胳膊戴着红袖箍的人走到他跟前，“同志，这里不能抽烟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是规定，抽烟会造成污染知道不？”

“抽烟能造成什么污染？没听说过！”郭营把烟头扔在地上说：“你们该管的不管，不该管的乱管，我们村边小河的水都黑了，你们不管，我抽根烟还不让！”

“河水变黑了那是环保局的事，我是专管这里大院卫生的！同志，把烟头捡起来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是规定，要不又造成污染了！”

“我要不捡呢？”

“不捡就罚款一百元！”

“你们就知道罚款，可罚款能管事吗？我们村的塑料厂，以前也被罚过款，可还是照样偷排污水！”

“我管不了那么多，可是这里属于我管，你必须捡起来！”

郭营没有再说什么，弯腰捡起烟头，放进一边的垃圾桶里，气呼呼地走进了上访的人群。

孟祥民去区人事局、组织部报了到，办了手续，又来到了环保局，他敲了丁华局长的门，走进来，“丁局长，我是孟祥民，今天来向您报到！”

“啊，欢迎！欢迎！不过，来了一帮上访的，我要去接访，要不，咱们改天再聊吧！”

“好吧！”孟祥民答应着。

丁华局长带上门，同孟祥民打招呼：“再见！”

孟祥民像是想起了什么，说：“局长，让我陪您去吧！”

“你刚报到，先歇着吧！”

“局长，让我去吧，那上访的头头儿我熟悉，是我的一个老战友！”

“噢，是吗？”

“是呀，局长，刚才我来报到时碰上他了，他说郭石村边的莲花河被污染了，玉米都死了！”

“那好，走吧，咱们一起去看看。”

丁华和孟祥民来到信访局的办公室，信访局长劳有明冲着丁华说：“丁局长，上访群众正在推荐代表人，一会儿，你可要好好给他们说道说道，让他们快麻溜地回去！你说气人不？动不动就堵大门，太不像话了！”

“好的，放心！”丁华答应着。

正说着，五个上访代表走了进来。

孟祥民一看，郭营果然是带头的，孟祥民主动走上去，同郭营握了握手。

劳有明看到五个上访代表坐定，便清了清嗓子说：“你们上访，反映问题是允许的，但也要讲文明嘛，动不动就堵大门，这样不好。我先要批评你们，这影响了正常的办公秩序，是要追究责任的！”劳有明停了一下，看看五位代表又说：“你们是上访群众推举出来的，说说吧！”

“我先说，我叫郭营，是莲花镇郭石村村委会主任，我们村那个塑料厂偷排污水好几年了，村边的小河也变黑了，用河水浇地，玉米也死了，我们反映了多次，你们不管，你们到底还管不管？”

“当然要管！”丁华说。

“那这都好几年了，那塑料厂你们来检查的时候，他就不排污了，你们拍拍屁股一走，就又开始排污，你们说管，就是这个管法？这一回，你们要是不给个说法，不把这个熊事儿解决了，我们不光要堵大门，还要到市里、省里，到北京去上访！”村委会副主任翟咏说。

“你们光知道罚款罚款，可是罚了款，一走了之，没有个长久办法，根本不行！”另一个上访者说。

“你们罚的那几个钱，对他企业来说屁事不管，你们走了，他们当然就继续排污！”

听完上访者的反映，丁华陷入了沉思，他停了一会儿说：“乡亲们，

这样行不行？你们先回去，我们商量一下，保证在一周之内拿出解决方案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！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！”

“不行，丁局长，我们要求你有一个书面答复，要不，我们不放心！”郭营说。

“书面怎么答复？书面答复得人家环保局研究了以后才能做出！”莲花镇镇长高东宝说。

“不行，那我们就是不走，就不走！”郭营说。

“对，就是不走，不走！”翟咏说。

孟祥民看看郭营，他走到郭营身边，拉了他一下。孟祥民走出了办公室，郭营随后也跟了出来。

“老战友，你别那么犟，局长说了，一周之内拿出解决方案，已经很快了，你还要书面的，今天我们局里其他几个局长都不在场，咋商量？高镇长说的对，咋给你书面的答复？”

“你刚报到，你知道什么，我们上访一次容易吗？我们就是要个说法，要个好的效果，有个书面的东西，我们才能放心！”

“郭营，虽然我刚报到，但想想，丁局长说的也对呀！总得允许人家商量一下吧。再说，对别人你不了解，对我你还不了解？我一定会把这件事管到底的！”

“好吧，老班长，既然你说了，我就信你，我先带他们回去，我等着你们的答复。”

郭营和孟祥民回到办公室，郭营主动说：“丁局长，听说你这个人办事很扎实，不含糊的，那我们就回去啦，就等着你的答复，一周之内解决不了，我们就直接去省里上访！好啦，走，我们走！”郭营说着，走出了办公室，他走到上访人群中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上访的人群“轰”的一下散了，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气泡，眨眼间就不见了。看到上访的人员走了，丁华说：“祥民，你说刚才那个叫郭营的是你的战友？”

“啊，是呀！”

“那好，那你就抽时间去一趟郭石村，摸一下底，回来后我们再想办法。”

“好的局长，请放心，我会尽快弄清楚问题拿出解决方案的。”

二

李阳躺在机场医务室里的病床上，醒过来第一句话便说：“毛莉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！我一定要把你找回来！”

“同志，你醒了，好些了吧？”医务室的一位大夫焦急地问。

“李阳，你醒了，咋了你？”孟祥民握着李阳的手说。

“祥民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李阳问着。这时，他看到了医务室墙上贴着蓝色的东方航空公司标志，他突然想起毛莉离别时托保安转交给他的信，他猛地一下子坐起来，“毛莉，毛莉，你真的走了吗？”他说着，眼睛透过医务室的窗子，看着窗外，怔怔的。他猛地站起来，却感觉浑身无力，他晃了晃，才站稳当。他转过身冲着孟祥民笑笑说：“祥民，听说你转业了，转到哪里去了，上班了吗？”

“李阳，刚上班，在环保局工作，我来送战友车英去美国考察学习，看到你在候机厅晕倒了，你这是咋回事呀？”

“嗨，一言难尽啊！祥民，老同学祝贺你！”李阳说着，又深深地给医生鞠了一个躬。“谢谢！我的女儿还在医院……再见！”他说着，便跑出了医务室。

孟祥民追了两步，说：“李阳，慢点儿！”

李阳跑出机场候机厅，在门口打上一辆出租车，急匆匆地来到了医

院。他来到三楼的妇产科，刚进门，正好碰上仇香。仇香看到李阳急匆匆的样子便问：“李阳，怎么啦？”

“毛莉走了，毛莉回国了！”李阳痛苦而无奈地说。

“毛莉走了，毛莉回国了？！”仇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嗨，我怎么没想到，没想到……”李阳手扶着墙，无力地跪在地上。

“毛莉回国了，孩子怎么办？孩子怎么办？”仇香急切地问。

“孩子，孩子，女儿，女儿……”李阳突然站起来，跑向病房。

仇香快步跑着，跟在李阳后面，“你不能去婴儿室！”仇香赶上李阳，拉住他来到了毛莉的那张病床，一下子把李阳拽倒在病床上，“你等着！”

李阳坐在病床上，摸摸枕头，摸摸那白色的被子和床单，这枕头、被子、床单上，还存有淡淡的温暖，好像还透着毛莉的体温。“毛莉，你好狠心！”李阳说。

这时，仇香抱过了李阳的女儿莉阳。“莉阳，莉阳。”李阳轻轻地喊着，接过女儿，他把女儿抱在胸前，低下头轻轻地亲吻着女儿稚嫩的小脸，心里说：“女儿，对不起，妈妈回美国了……”他说着，眼泪不自觉地掉了下来，掉在了莉阳的脸上，刚才还是平和安静的莉阳突然“哇哇”地哭了起来。

看到孩子哭了，仇香心里着急，忙说：“来，我抱！”她说，接过了莉阳。仇香抱着莉阳在病房里来回走着，用右手不断地轻拍着襁褓，嘴里轻轻说着：“噢，噢，莉阳不哭，莉阳不哭……”

一会儿，莉阳不哭了，脸上还露出了淡淡的甜甜的笑。

就在这时，李阳“扑通”一声跪在了仇香面前，“仇香，你就把莉阳当成你的女儿吧！”

仇香没有说话，狠狠地瞪了李阳两眼，抱着莉阳走出了病房。

看着仇香把莉阳抱回婴儿室，李阳默默地走出了医院，他在医院门口打上出租，来到了东方药业有限公司，他心情沮丧，无奈又无助！他轻轻地敲了敲霍自明董事长办公室的门，见没有动静，便推开了霍自明的办公

室的门：办公室里，霍自明正在和孟祥民说话，“李阳，怎么啦？这样无精打采的！”霍自明着急地问。

“自明，毛莉走了，毛莉回美国了！”

“毛莉走了？她不是在住院吗？”霍自明有些惊讶地问道。

“毛莉早上是回美国了！”孟祥民说。

“她丢下莉阳就走了……”李阳痛苦地说着，把毛莉留下的信交给了霍自明。

霍自明看了看信说：“这个毛莉，这么狠心，孩子怎么办，孩子怎么办？”霍自明说着，在办公室里来回地踱着步。

“孩子我自己养着，我是想，毛莉是你公司的美方代表，你劝劝毛莉快回来吧！”

“是啊，自明，老战友，你劝劝毛莉回来吧，要不，你让李阳咋办啊！”孟祥民说。

“我是要劝，我肯定要劝，可还是你自己劝最管用啊！”霍自明说。

“他走了，根本就不接我的电话，你还是想想办法吧。”李阳说。

“我劝劝试试吧，可我断定，她既然走了，一时半会儿就不可能回来。我们还是想想办法，关键是现在孩子怎么养。”霍自明说。

“我自己养，让芽儿帮我看！”李阳说。

“照理说，那样最好，可是仇香能承受得了？”孟祥民说着，叹了口气又说，“要不，把孩子放到我家，让爱清看着吧！”

“不行，我要自己养，她刚出生母亲就出走了，我不能再让她失去父亲。”

“放在我们家，你可以天天来看。”孟祥民说。

“不行，我要天天和女儿在一起……”

“放在芽儿那里也不合适，那是对仇香莫大的刺激和伤害！”霍自明在房间里来回走着说，“还是搬到这儿来吧，让我媳妇马莉看着也行。”

“不行，你们这么忙，我看还是让芽儿照看吧，现在最要紧的，就是你想想办法，能不能抓紧和毛莉联系，劝她早点回来！”李阳说。

霍自明握住李阳的手，真诚地说：“李阳，我知道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”

“李阳，你沉住气，静静心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！”孟祥民劝道。

三

下午，孟祥民开着局里的执法车，来到莲花镇郭石村头。孟祥民和同事江艳刚下车，迎面吹来一股臭味，江艳拿小手在鼻子前扇了扇，“真臭，怪不得村民上访！”

“你看这玉米，黄的黄，死的死，看来这玉米是绝收了！”

“嗨，怎么会这样，太不像话了！”

“走，我们先到这家塑料厂看看！”

江艳跟在孟祥民的身后，沿着一条沙子路来到了这家塑料厂门前。

塑料厂大门紧闭着，大门的左边右边各有一个白底黑字的牌子，左边写着“莲花塑料厂”，右边的牌子上写着“莲花塑料有限公司”。

孟祥民走上前去敲门，“咚咚”，他敲了几下门，没有动静，两只狗在铁门那边“汪汪汪”地叫起来。

“小心，小心狗，祥民。”江艳说。

“没事，没事！”孟祥民说着，又使劲敲起门来。

这时，一个白胡子老头从铁门上一个小窗口探探头问：“谁呀？”

“我们是环保局的！”

“环保局的，环保局来干什么？我们的排污费已经交了！”

“我们是例行检查的，开门吧！”

大门里边没有动静了，两只狗不断地叫着。

过了一会儿，孟祥民见里面没有动静，又敲起门来，“开门，开门！”

这时，铁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“环保局的，例行检查？有证件吗？”白胡子老头问。

孟祥民和江艳亮了亮证件，“你们厂长在哪里？”

“厂长在三楼。”

“走，我们上去！”江艳说着，和孟祥民上了楼。

江艳和孟祥民来到三楼，一个打扮时髦的女人在楼梯口迎着说：“找我们孟厂长是吧？他在办公室等你们！”她指着写着厂长办公室牌子的房间说。

江艳和孟祥民走到办公室门口，还没有敲门，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“是环保局的？快进！”

“我们是区环保局的，这是我们的领导江艳，我叫孟祥民。”孟祥民介绍说。

“欢迎，欢迎，我叫孟小东。”他说着把名片递给了江艳和孟祥民。

江艳和孟祥民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坐下，这时，在楼梯口迎接江艳和孟祥民的那位女士来到了屋里，给江艳和孟祥民倒了杯茶，放在两个人面前的茶几上，“请喝茶！”

孟祥民打量了一下办公室，觉得办公室布置得简洁而得体。他又看看孟小东，便说：“孟厂长，昨天，莲花镇郭石村村民集体上访，告你偷排污水，污染了莲花河水，他们用河水浇了地，玉米黄的黄，死的死，看来是要绝收了！”

“两位领导，真是冤枉啊，你说，这条小河上游还有不少的企业，到底谁排的污水谁清楚，你们环保局也应该最清楚，我排的可都是合格的水呀！”

“合格的水？你怎么能证明你排的水是合格的水？”江艳说。

“我领你们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”

“走，去看看！”孟祥民说。

孟小东走在前面，江艳和孟祥民走在后面，一会儿，来到了厂子的排

污口。

“你们看，这水是不是清的呢？”孟小东指着排污口说。

江艳看到，塑料厂排污口的水虽然有点浑浊，但总的感觉还是可以的！可是，她心里却在打鼓，便说：“孟厂长，我们要取水拿回去化验化验！”

“对，超不超标，化验了以后才能知道！”孟祥民说。

“好的，你们尽管回去化验！”

江艳和孟祥民取了水样，贴上标签，走出厂子。随后，厂子的大门就“咣当”一声关了。

江艳和孟祥民来到塑料厂的一旁，停住了脚步，“我总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！”江艳说。

“我也是！”孟祥民说。

“走，我们何不再去见见领着上访的我那战友，郭营主任，找他问问情况？”

“是啊，我们应该问问他，多调查调查！”

孟祥民开开车后盖，把刚才取好的水样放在后备箱里说：“老郭这家伙也不知道在不在家。”

孟祥民和江艳并排着走进村里，在一棵老槐树底下，他看到三个老婆婆在说话，便走上前去问路：“大娘，知道郭营家住哪里吗？”

“你是他什么人？”一位婆婆问。

“是他的战友！”

“噢，是他的战友？来，我领你们俩去！”

老婆婆在前，孟祥民和江艳在后，一会儿来到了郭营的家门口，“就是这家，现在他在家，你们去吧。”

“谢谢啦！”孟祥民冲着老婆婆笑笑说。

孟祥民转身敲了敲门，“来啦！”随着喊声，郭营开了门。

“呀，祥民，怎么是你呀！”

“郭营，是我，这是江艳，是我的领导。”

“呀，江艳、祥民，你们俩可来了，快，来屋里坐吧！”

郭营天井里，堆满了旧电器，什么冰箱、洗衣机、黑白电视，应有尽有。“郭营，你在回收旧电器？”孟祥民问。

“是呀，我有空就出去跑一跑，收回来把旧家电拆了，能用的零件继续用，不能用的卖废铁。走，屋里喝茶去！”

郭营把孟祥民和江艳让进屋里，给孟祥民和江艳倒上杯国槐茶说：“来，喝点茶，这是我自己炒的槐米，槐米茶，去火！”

“你就喝这个？怪不得你的身体这么棒！”孟祥民喝口茶说，“郭营，刚才我们去了莲花塑料厂，发现他们排污口排出的水是清水，不像是有污染的。”

“你们不知道，这个厂不止一个排污口，那个排污口是排给你们看的，他还有两个排污口，大都是晚上才排！”

“原来是这样！”孟祥民心里说。“走，我领你们去看看！”

郭营领着孟祥民和江艳从企业的外墙下，绕到了厂后面的外墙跟下，指了指一个污黑的出水口说：“这也是个排污口，你闻闻，多臭呀！”

这时，正好来了一阵小风，江艳被呛得捂起了鼻子，孟祥民蹲下，发现排污口还滴滴答答地往外滴着污水，排水口下面，是一条有一米深的排水沟，排水沟底下还有一些残留下的污水。江艳说：“咱们取些水，一同拿回去化验。”

“好的！”孟祥民拿了采样器，趴在地上取了水，放在背包里说：“老战友，我们回去了，这几天就给你个交代！”

“吃完饭再走吧！”

“不吃了，我们很快还会回来的，那时再吃吧！”孟祥民说。

晚上，孟祥民躺在床上，怎么也睡不着，媳妇刘爱清靠过来，“祥民，想什么呢，还不睡？”

“睡不着。”